

19.19

廣寧文史



第五輯

要 目

史貴求真

壯志為革命 史冊永留芳

廣州農講所的廣寧籍學員

廣寧農民飲茶趣談

廣寧火柴史話

古代移居廣寧若干姓氏居民源流初考

87

廣寧縣政協《廣寧文史》編輯組編

生動具體地介紹中國
歷史文化知識對廣輕
一派進步愛國主義社
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
想教育是一項很重要和急須的工作

動員復辟工潮

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同志句

兩宮秋日馬一戈書

生动、具体地介绍中国近、现代史知识，
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思想教育，是一项很重要和急须的工作。

三

书法：录邓颖超同志句

马一戈



史貴求真..... 宁 惠(1)



- 广宁农民饮茶趣谈 宁 庶 (37)
别具风味的年宵品——白糍 郑国宗 (41)
驰名的古水烧肉 徐伯志 (43)
醇酒佳酿何时有 陈昭华 (45)
老金农谈挖金经 陈满魏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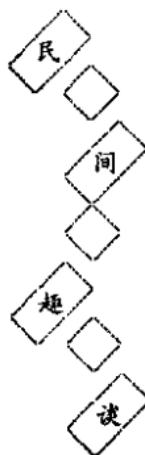
◀工商话旧▶



- 广宁火柴史话 卢瑞章 (49)
奇特的牛鼻窿 朱卫华 (52)
贊香农诗三首 陈伟英 (54)

◆妇运史话◆

- 大革命时期的广宁县妇协会 洗锦华 (55)



- 古代移居广宁若干姓氏居民
源流初考 陈昭华 (57)
漫谈江屯一带的“炮会” 黎家齐 (65)
广宁地名拾趣 徐伯志 (69)
“厚溪伯公唔做唔得甩身” 卢瑞章 (73)
“官埠”与“官步” 李文维 (74)
排沙横坑福应庙的拆字联 卢定文 (76)
几副民间族字联 徐伯志 (77)
漫谈旧社会的鸦片之害 黄 中 (80)
“宝鸭湾” 谭其平 (83)
穷秀才巧对老财主 陈学勇 (84)
“老婆坑”的来历 伍善辉 (85)
打“墨仗”的故事 陈秋华 (86)

烂心肝的苦楝树	陈昭华	(87)
也谈“罗隐船”	谭广荣	(89)
春水贵子茶亭的两副佳对	陈昭华	(90)
“上禾下木”的故事	伍善辉	(91)
有趣的民间对联四则	罗旭坚	(92)
“解臯”一名的探讨	冯大成	(93)



宁庶

文史资料，最可贵之处在于真。真就是真实，不虚假。搜集史料要求做到“五真”、“七不”，“五真”即是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七不”即是不夸大、不缩小、不溢美、不贬损、不臆度、不杜撰、不因当前的需要而取舍历史资料。

真实的历史资料能够有益当代，惠及后世；不真实的历史资料，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使后人难辨真伪，后患无穷，更谈不上“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了。搜集史料的工作如此，编辑出版史料的工作也如此。

要做到真实，我们文史资料工作队伍首先必须明确一个方针，就是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明确这个方针，才能使我们的思想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走上一条既符合当前形势需要，又符合历史实际的广阔发展道路。其次要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对自己所写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一山一水，都进行认真的思索和反复的推敲，使稿件经得起读者的反驳和时间的考验。

讲真实，首先牵涉到的是对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有的人认为，既然讲真实，就应该“有碗数碗，有碟数碟，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史”不同于“志”，文史编辑人员要认真把好史实关和政

治关，对一些爱国人士，特别是有影响的统战对象的评价，要特别慎重，不宜揭短。应当充分反映他们进步的、爱国的、革命的活动，对他们历史上曾经做过的一些错事，也不应回避，要坚持历史真实，但在发表时则应宜粗不宜细，不必追根究底，能略去的略去，能简化的简化，有的点事不点人，有的点到就行，以利于团结他们及其后裔。举个例子来说吧，《傅作义生平》那本书出版时，薄一波同志写了一篇序言，里面说：傅先生参加了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七七事变”后又与共产党合作，坚持对日抗战；解放战争中，他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以后他又响应党的号召，在北平率部举行和平起义，立了功。这里讲傅先生是分三段，前段抗日是好的，中间走了弯路，最后举行起义又是好的。这样的写法是实事求是的，是科学的。对历史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左”和右都是不妥当的。

第二个问题是，一些神话、民间传说之类算不算文史？我认为应该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屈原的《离骚》，曹子建的《洛神赋》这类神话又算什么呢？这里有一条界限，就是这些神话、民间传说，一定要是客观上存在的，我们把这些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整理成文史资料，这是实事求是。如果这些神话、民间传说在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象《广宁文史》第三辑那篇“宽塘村及其姓氏趣谈”一文那样，无中生有，臆测捏造，这样的文章当然不算文史资料，更谈不上实事求是。

还有一个问题，文史资料能不能写那些愚昧落后的内容？这要看情况而定。文史资料贵在真实，但并不反对趣味性，为了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有时要反映旧社会的风尚、习

俗，其中不免带有封建色彩的、殖民地色彩的、腐朽的、愚昧落后的内容，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立场去反映，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尽管未予正面批判，同样能够给读者以启发，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旧社会，理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我们不能浓墨重彩地去描绘某些人物的生活琐事、家庭纠纷，或者专门搜集那些“秘闻”、“黑幕”之类的东西，去迎合社会上某些读者的口味，这样写文史资料是错误的。



壮志为革命 史册永留芳

——介绍广宁人民支援革命斗争的几个片断

梁瑞麟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岁月中，广宁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极尽了历史的责任，他们面对凶恶的敌人，毫不畏惧，机智勇敢，大义凛然，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事迹是悲壮激烈，可歌可泣的。下面介绍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火烧东门援助农军解危困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事件后，广宁县的反革命势力也四出围剿农军，追捕进步人士。是年尾，农民自卫军在江美被围，情势十分紧急。敌人为了消灭农军，还计划从县城增调一批军队前往江美，加紧围攻。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谢福球等一批文治学堂的进步学生，先在县城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然后由陈瑞琮乘着黑夜摸上东门城楼，洒下火水，引火燃烧，顿时，火焰冲天，学生们还高声呼叫：“农军进城了！农军进城了！”就这样，全城沸腾起来了，敌人感到满城风雨，惟恐老巢被捣，只好把军队撤回，守备县城。因而，被围困在江美的农军大大减轻了压力。后来经过激烈的战斗，农军突破了重围，保存了实

力。不久，在中共广宁县委的领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和准备，于一九二八年初，他们又拿起武器参加了螺岗起义。

骨肉情深 保护幼儿度难关

石涧区有个大山叫做马骝翻筋斗，山腰里有个小山村，叫做耀岭，村里住着不多的几户人家，他们勤劳俭朴，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抗日战争后期，地下党干部王炎光夫妇到广宁工作，为了方便活动，把儿子王亚荣托给西坑群众抚养，后来，由于情况变化，西坑群众把王亚荣转移到耀岭，由王更金夫妇抚养，那时，王亚荣才四、五岁。

岁月漫长，冬去春来，王更金夫妇把王亚荣当作自己亲生骨肉，历尽艰辛，关怀备至。敌人扫荡来了，在群众掩护下，王更金夫妇携着王亚荣疏散隐蔽，渡过一次又一次险关。但是，时间长了终于被敌人闻到了风声，在最后一次扫荡中，敌人为了找到王亚荣，把耀岭的群众集中起来，又是威逼，又是利诱，但全村群众始终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真情。敌人又把杨瑞意、杨瑞登两人抓起来。严刑拷问，也一无所获。终于保护王亚荣度过了最后一关。

解放后，王炎光同志把王亚荣接回广州，一家团聚了。

情同鱼水 义婆热爱子弟兵

在广宁与清远、四会三县交界的广宁境内，有个叫马骝洞的地方，那里有个小村落，村边住着一户姓梁的人家，这户人家有两位老人，人们称老公公叫义公，老太太叫义婆，

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和抚养着的两个孤侄儿。

一九四五年，珠江纵队西挺部队的雄狮队奉命来到这里活动。并驻扎在马鞍山，这支部队严明的纪律，帮助群众排难解困的行动，一心为劳苦大众的宗旨，深深地感动了义公义婆，两位老人家很快就把一颗火热的心交给了部队，他俩的家也随之而成为游击队的交通站和伤病员的疗治所。从此之后，不断有游击队在这里驻扎，有游击队交通员在这里歇脚。义公义婆对游击队战士待如亲人，对他们的生活关怀备至，部队缺粮，义公义婆就把平日从山上挖来晒干的土茯苓给战士们充饥；伤病员来了，义婆更是四出张罗鸡蛋、鱼虾给他们补养；交通员路过歇脚，义婆又给他们找吃的、喝的，看到他们身上穿着的衣服破了，便拿起针线，一针针地替他们缝补好，然后才让他们起程赶路。那种慈母般的深情，当时到过马鞍山的游击队员，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四六年广东游击队主力北撤后，留守部队的给养更困难了。盛夏的一天，义公到江屯给部队买盐、买药，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敌人捉去了。敌人为了从义公口里得到游击队的行踪、交通站的地点、伤病员的住处、游击队北撤后多余武器掩藏的地点等情况，对义公用尽了种种残酷手段，折磨得义公死去活来，而坚强的义公丝毫没有吐露一点情况。正当游击队寻找时机营救义公时，噩耗传来了：义公被敌人杀害壮烈地牺牲了。

大义凛然的义婆，在痛失亲人的悲伤时刻，不灰心，不馁气，她擦干眼泪，又拿起布袋，挨家串户为游击队筹措粮食，同时，把自己的侄儿送到部队参军，还让女儿接替父亲，为游击队送信、带路。

肝胆相照掩护钱兴脱险境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敌人“扫荡”四雍游击区，在四雍活动的人民武装力量主力转移到外围，留下粤桂湘边纵队副政委钱兴带领部分武装在四雍坚持斗争，转战于上林，禾仓一带。不料，在一次战斗中钱兴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而敌人又在四雍到处搜索，在这危急关头，上林村的地下党员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掩藏在上林村对面的金窿，坚持每天晚上给他送茶送饭，传递消息。但是，时间长了终于被奸细冯玉山（反动富农）发觉，向驻在坑洞口的反动武装报了信，敌人立即前来围捕，在此关键时刻，上林村群众黎东得知这个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摸黑找到钱兴，让他转移到坳仔洲，结果从坑洞口赶来追捕钱兴的反动武装扑了个空。之后，钱兴考虑到自己是怀集人，对怀集环境比较熟悉，便向上林地下党同志提出转移到怀集去，根据钱兴同志的意见，经过一番考虑和安排，上林地下党组织派出黎友辉、冯淦修、冯春林、冯定株等四位共产党员和群众，护送钱兴向怀集转移。

在一个月暗星稀的晚上，护送钱兴同志转移的行动开始了。黎友辉、冯淦修、冯春林等三人来到了冯定株家的中堂，墙敲了三下（这是约定的暗号），准备约齐登程，但事有凑巧，冯定株的妻子刚在冲凉，她听见屋背几下响声，以为是歹徒要来干坏事，便惊叫起来，冯定株虽然力加制止，但他的妻子不知就里仍然惊叫，冯淦修等三人听得屋内喊声，恐怕事情泄露，不待冯定株出来见面，便立即护送钱兴同志起程。经过几个钟头的黑夜急行，终于到了怀集县的坳仔地界，钱兴同志对护送他的人说，我熟悉这里的环境，你们不要再送了，可迅速回去，免得天亮了被敌人发觉。于是，他们

依依惜别。但是，护送钱兴同志转移的事仍然被冯玉山获知了，他便设下圈套，以开谷会为名诱骗上林村的八名地下党员和群众到他家里，然后密报反动军队前来包围，把这八位群众抓起来，并杀害了。

机智勇敢，屠刀之下见赤诚

游击队在绥江河中游建立了一个税站叫做罗汶税站，这个税站与敌人据点相距只有一里左右，在这样的地方常年累月收税，是很危险的，但是，罗汶税站却能够坚持下来，并不断地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老区群众的坚决的支持和密切配合。只要看一看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两件事就可以窥见一斑了。一九四七年春，罗汶税站的陈威同志在从驻地前往税站途中，突然与敌人一个连相遇，隐蔽已经来不及，硬拼又力量悬殊太大，眼看就要出事了，正在这危急关头，在田里干活的农妇亚狗母，灵机一动，大声向陈威同志说：“死仔，春耕大忙，你在路上游来逛去干什么，还不快落田帮手！”陈威同志悟出了亚狗母话中的用意，立即卷起裤脚，下田干起活来，而且同亚狗母有讲有笑，有商有量，活像两母子一样，就这样把敌兵瞒过去了。另一件事是一九四七年四月间，国民党保安队进攻带洞，搜捕罗汶税站的工作人员，税站的欧伟明等几个同志掩藏在村后的山腰里，山顶、山脚都有敌兵，敌人还强迫全村一百多名男女老少集中在地坪上，用枪口和刺刀指着他们，要他们交出税站的人，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双双愤怒的目光，没有一个人透露税站人员隐蔽的地方。敌人发狂了，他们把谭静山、谭鸿泉、谭德、谭康等四人抓起来，严刑拷打。但这四位群众坚贞不屈，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税站人员，最后惨遭杀害，壮烈牺牲。

鱼水深情永铭肺腑

陈胜

广宁县是个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县，这里的人民对革命的军队十分热爱和支持。我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都在广宁活动过，现把我头脑里印象深刻的，一生忘不了的事情回忆如下，以表示我对广宁人民的一点感谢心意，当然广宁人民支持和爱护部队的事迹远不止这些，只是挑选一些来写而已。游击队和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鱼没有水就不能生存，如果说抗日战争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广宁的革命斗争取得一些成绩，除了党的正确领导之外，应该有广宁人民的一份功劳。

我们珠纵西挺大队执行上级指示，挺进广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于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初八晚到达广宁罗汶坑，立即受到沿坑各条村庄各界群众热烈欢迎，自然亦受到起义部队同志的热烈欢迎。当时，沿坑各村村前都设置茶水站接待我们，各家各户给热水我们冲凉，接待我们去吃饭，使我们这些从珠江三角洲上来的同志感到山区人民阶级感情很好，对人热诚。虽然到山区来生活上、行军上会苦些，但大家都感到很快慰，很放心。

部队在罗汶坑、宾坑住了没多天，国民党补充团两个营就来进攻，企图给我队第一次打击，但是，在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后转兵横山圩没几天，领导上决定分出个部队由刘向东主任带领，到绥江河东面的五指山地区。山上群众户数不多，生活又十分困难，但群众对陈瑞宗部队和珠纵上来的队伍都很热情，尽力对我们

支持和帮助，给地方我们住，家里有点稻谷或杂粮的群众，都自愿暂借给我们吃用，有些去春水、石洞、四会趁圩的群众，还帮我们打探消息，使我们第一次分兵后能立足在五指山。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顽军继续进攻我们，司令部决定我们带领烈豹队到四雍地区去开辟新区，途中我们把反动的北市乡公所自卫队以及驻在炮楼上的税警队歼灭了，还开仓分粮，赈济贫苦群众。这次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党以及横岗村一些群众给我们提供了情报，并带我们去侦察，因而我们对敌人的兵力部署等情况了如指掌，打起来就主动得多了。

我们攻下了北市炮楼以后，只住了两三天，广宁的反动地方势力和连阳自卫总队数百人就来围攻了，我们和他们打了一下，便按原计划转入四雍区域的上林、禾仓坑、小坑尾等地方去活动，这些地方都是深山密林，地形好，群众基础好，是打游击战的好战场。当时处在饥荒时节，群众要吃土茯苓、辣鼻叶以及树叶野菜来充饥，杂粮也不多，更不用说吃白米饭了。有一次，我们部队转到一个小村，见到群众每天都病死一、二个人，都是瘦肚而死亡的，我们心都寒了，实质是由于饥饿而发生了疫症。我们在四雍期间，顽军131师曾来“清剿”，敌人的人数多，武器又充足，因此我们要经常转移，不到三两天又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四雍很多乡村我们都到过，多数是坑中或坑尾地方，近大路的大村庄暂时不住，但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对我们都很好，阶级感情特别深，就算是三更半夜到去，只要讲明来意，群众就立即开门，并让出房子给我们居住，借门板给我们作床板，要我们冲热水凉，代我们去附近圩镇卖盐油、卖鱼仔干、豆豉菜，为我们打探情报，教育小孩不要向外人说有部队在村里住，真象对待亲人一样。有的稍为富裕的村民，也支持或暂借粮食给我

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四雍后来成为革命的老区。

一九四七年初，我们部队向蒙坑、古水圩方向发展，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蒙坑口对面一个小山岗上的一间独家屋宿营，住到半夜，敌人突然来袭击，当时敌人还是有点怕死，他们不敢把后山的路截断，只从这间屋三面包围过来，我们的哨兵发现敌人就开枪射击，一听枪响我们就立即向门口冲出，有的在后墙打洞冲出，并一齐登上后背山。这次战斗，敌军虽然没有歼灭我们，但我们却丢了伙食担及轻机预备竿，卫生员卫雪同志由于怀了孕，走动比较困难，也失踪了，我们上到山顶点人数时发现不见卫雪同志，当时分析可能是冲上山时因走动不便而掩藏在树林中，亦有可能被敌人捉去，因此天光后我们转到大汕尾便立即派人去查看，结果是附近的群众把她送回部队来，这件事使部队同志十分感激，卫雪同志对群众的这种高尚品德也一生难忘。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号，敌粤桂两省十一个县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势力，在怀南天龙坑向我们实行所谓“大联剿”，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个上午，察觉到敌人来势很猛，且有迫击炮，我们经研究后，决定不和敌人打阵地战，也不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便主动撤出了战斗，当晚经火烧迳转移到广宁西边一个乡村（这个村名忘记了）。这个村有一户人对我们部队非常好，过去我们的交通员从怀南到四雍都经过他这里，经常在这里住，他家就像我们的交通站一样。这天晚上我们到达这里，从群众中知道敌人已进驻了石咀圩，估计敌人第二天一定会进犯这里，于是我们立即转移到火烧迳附近的大树林里掩藏。后来，敌人果然来了，但是，他们找不到我们，扑了个空便撤走了。这件事说明，群众是我们的根基，群众的支持是十分可贵的，脱离群众我们将寸步难行。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广宁籍学员

陈昭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全省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组织不断扩大，会员不断增加，但干部不足。为了适应猛烈发展中的农民运动需要，当时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主办、由农民部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主持，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加紧农运干部培训。从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广州农讲所举办了六届。其中第一、第五届由彭湃同志主办，第三届由阮啸仙同志主办，第六届由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主要是培训全国各省人员，学员达318人。第一至第五届则是广东省各县派人参加。由于广宁是当时广东农工运动的重要地区，所以从第一届至第五届，都派人到农讲所学习。广宁派去学习人数是比较多的，共计29人，占第一至第五届毕业学员总人数451名的6.4%，就是说每16个学员中就有一个广宁籍学员。他们在农讲所毕业返回广宁后，大多数成为县区乡各级农协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的主要领导人，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封建地主开展猛烈斗争，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里仅举数例：

陈伯忠，黄田（黄田区当时隶属广宁县）江头人，农讲